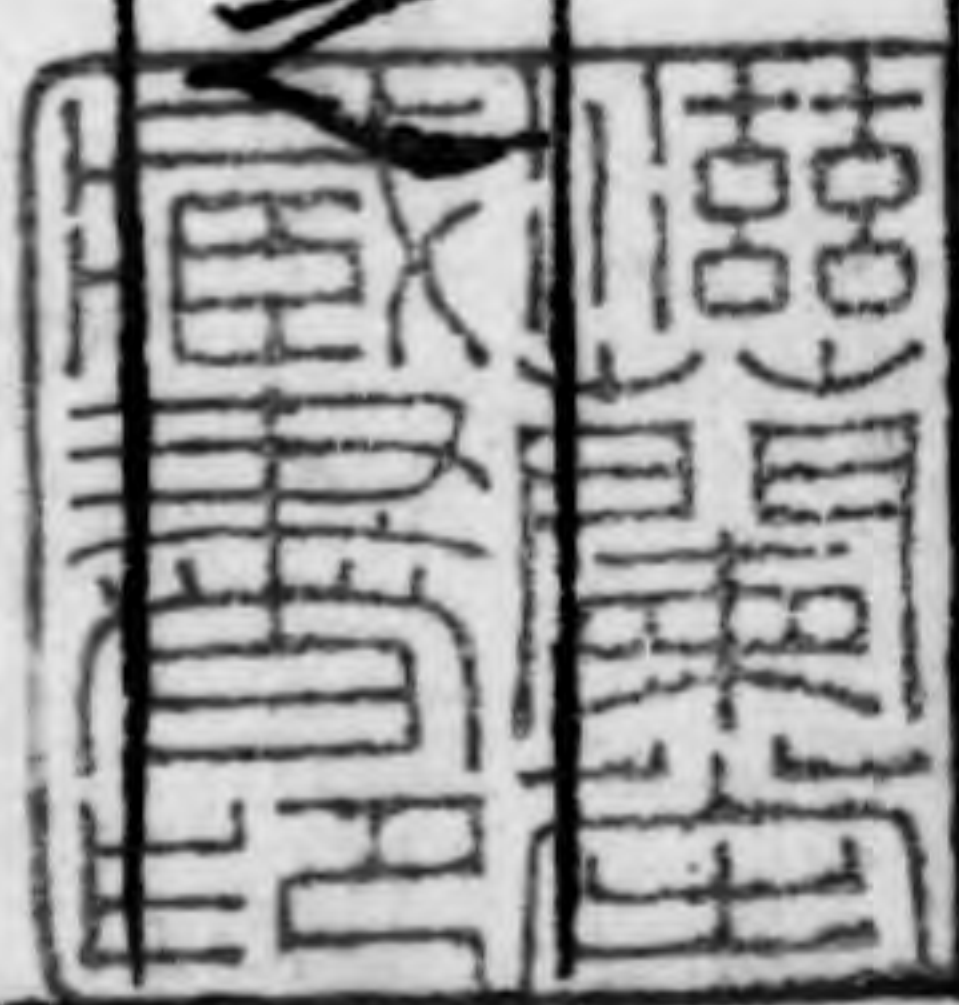


中吳紀聞卷之四

崑山 龔明之



太公避地處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紂居之孟子謂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者此也常熟去東海正六十里故謂之海濱楊脩郎中嘗作詩紀其事

范忠宣公

范純仁字堯夫為人寬厚長者文正嘗使至鄉還至京口見石曼卿歎喪未舉盡以麥舟與之蘇黃門稱其為佛地位中人觀此亦可以見矣元祐初自慶帥召為給事中遂執政柄未幾拜右僕射凜然有父風烈為宰相

毛校云十七
疑倒

一年出外穎昌府既而復入相坐元祐黨散官安置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復欲召為相尋即下世遺表有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後御題其墓碑云世濟忠直之碑子正平字子夷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為士林所稱

滕章敏公結客詩

滕章敏公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嗜酒浮湛里市與鄰毅夫為忘形友議論風采照映一世嘗與毅夫及楊繪元素同試京師自謂必魁天下與二公約若其言不驗當厚致其罰已而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二公責所約之金各曰一人解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咲而散公平生不妄交游嘗作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休同兒女曹黃金裝箭鏃猛獸畫旂旄北闕芒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其立志可見矣

思賢堂

郡齋後舊有思賢堂以祠韋白劉三太守後更名三賢紹興末洪內相景嚴為郡益以唐王常侍本朝范文正之像復號為思賢堂今參政范文正公作記郡庠亦有繪文正范公并安定胡先生及光祿朱公像於其中

顧學正

顧襄字公甫為太學上舍生名聲藉甚士流皆推之登熙寧九年第調潤州丹徒尉召還為太學正元豐五年

此參以是范
文穆成大近
刻每又四字

抄本分兩湯
而年五字注
存以字下

卒於京時二親猶在鄭達夫太宰與公甫為同舍生
以詩挽之公病瘍可惜病相如誰尋封禪書而卒雙親千
里外一葉九秋餘風露翻歸旆塵埃鎖故廬席丘山下
路會葬有鄉車廣文官舍冷如冰幾嘆朝衫脫未能忽
買春田埋玉地猶懸絳帳讀書燈佳名空綴仙都石妙
偈爭傳海寺僧一幅粉旌春水漫惜君誰不涕奔騰

鄭希尹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為人剛正不詭隨蒞官有廉
聲嘗為大理每有疑獄中夜焚香露拜斷得其情以故
人無冤死者既而請老家居朝廷以其精力有餘落職
致仕守鄱易到官未半歲拂袖而歸先君與公厚善因

抄本無存字

問其故荅曰天子命景平為郡守當以撫字為職乃不
得行其志今日須金幾百兩明日須鑿幾千兩枯骨頭
上打不出也景平後世要人身在其志竟不可奪也時
朱勛用事勢可炙手士大夫俛節從之者甚多惟公始
終無附意子細字天和

執爨詩

程光祿自幼悟頴年五六歲時戲劇竈下家奴嫚之曰
汝能狹劣尔豈解為文章邪公怒曰吾豈不能家奴曰
試為我吟一燒火詩即應聲曰吹火鶯唇欲投柴玉腕
斜回看烟裏面恰似霧中花甫冠登策

王元之畫像

虎丘御書閣下有王黃州畫像東坡過蘇日見之自謂
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因謂之作贊今猶
書其上

雙蓮堂

雙蓮堂在木蘭堂東舊芙蓉堂是也至和初光祿呂大
卿濟叔以雙蓮花開故易此名楊脩郎中有詩云雙蓮
倒影面波光翠蓋風搖紅粉香中有画船鳴鼓吹管然
驚起兩鴛鴦政和中盛密學季文作守六產雙蓮范無
外賦木蘭花詞云羨蘭堂畫永宴清暑晚迎涼控水檻
風簾千花競擁一朵偏雙銀塘盡傾醉眼訝湘娥倦倚
兩霓裳依約凝情鑑裏並頭官面高粧蓮房露臉盈

無語處恨何長補翡翠憐紅鴛鴦妬影俱斷柔腸淒涼
芰荷莫雨褪嬌紅換紫結秋房堪把丹青對寫鳳池歸
去攜將

孫若虛滑稽

孫實字若虛早年英聲藉甚性好滑稽郡庠有同舍生
牛其姓者因作牛秀才賦嘲之云腰帶頭垂尚有田單
之火僕頭腰上猶聞寧戚之歌又作書語集句譏一老
生云致為善鷄鳴起先王之道斯為美四十五十無
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樂圃先生為教授知之命其父
訓敷孫由此發憤游太學不數歲登第而歸嘗入朝為
寺丞後守台州卒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為大士化身靈異其著祝
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惟安上禱祈立驗
後以剡薦就除台守既至錢唐詰旦欲渡江夢一白衣
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濤之險既覺頗異之卒不渡至
午颶風倏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之祠中
竊取其幡平旦廟史入視之見一人以幡纏其身環走
殿中因執以問巷曰其實盜也夜半幸脫已踰城至家
矣今不知潛制於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間
賊虜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謹於奉事夢中告之曰
城將陷矣速為之避謹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劫數之

說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它神驗不一後加封慧
感顯祐善利夫人今參政范公作記

元少保

元絳字厚之居第在帶城橋登天聖五年進士甲科初
任金陵幕官尋即進用屢為藩郡帥時有傳儂智高餘
黨寇二廣者遂以公知廣州而所傳乃妄因改知越州
公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光明
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偶為危事橫水光明之
甲乃唐時誤傳寇至事見李德裕獻替記人服其工公
在金陵時上荆公之父益為通守與公厚甚荆公既相
神宗一日欲謹選翰林學士公久在外老於從官荆公

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尔况已作龍圖閣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遷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公最長於四六多取古今傳記佳語為之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閣二王固辭後因改封先召公謂之曰可於麻詞中勿令更辭公遂草制其畧云列第環宮弥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穎神宗甚愛之自是二王不復辭未幾叅大政元豐中罷政知潁州時以藩邸升為順昌軍節度公作謝表云燾土立社是開王者之風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申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順而聖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為嘉

申註作

宗亡秋及細絲也
玉篇自有糸部
抄本作絲非

名以侈舊服士大夫皆傳誦之後以子少保致仕歸吳中公既還鄉與程光祿諸公為九老會日以詩酒自娛年七十餘卒有玉堂集三十卷初公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連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不知所謂既入翰林為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偏傍皆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既而持國元素皆補外公亦尹京兆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縮相繼為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絲蓋始終皆同以此知升沉進退決非偶然者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公和云賤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朵雲此六一時之異也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為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為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食蜜餅其藥人誦曰蜜殊有寶月集行於世慧聚寺詩僧字草堂以其喜作艷詞嘗以詩箴之云大道久凌遲正風還侈隳無人整頽綱目亂空傷悲卓有出世士蔚為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王公知囊括十洲香名翼四海馳肆意放山水洒脫無羈縻雲輕三事袖鎔錫天下之詩曲相間作百紙頃刻為藻思洪泉瀉翰墨清且竒惜哉大手筆胡為此柔詞願師持此才奮越車澆漓驚彼東山尚高圖祖進豐碑再續輔教編高步

凌丹墀它日僧史上萬世為著龜迦葉聞琴舞終被習氣隨伊予浮薄人贈言增忸怩倘能循我言拂日重光離老孚之言雖苦口殊覺莫之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間見庭下有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殊詠之口就一詞云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鳳鞋濕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情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閑公事後殊自經於枇杷下執簿子更之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地

如村

胡嶧字仲達五柳之子文與行皆能繼其父與方子通

為忘年交後以年格推調安遠尉非其志也乃取老杜
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之句自號如村老人治圃築
室遺外聲利自放於閒適而終不出仕有文集二十卷
號如村冗藁唯室先生及參政周公墓皆為作序子伯
能登進士第

鄭毅夫吳江橋詩

鄭豸字毅夫嘗作吳江橋詩寄劉攽楸云三百闌干
鎖画橋行人波上踏靈鰲挿天蟠竦玉腰闊跨海鯨鯢
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與
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濤劉時為吳江尉亦有和篇皆
刻之石鄭詩題云寄同年外楸秘校刻於詩前其位加

榜下二字於其上乃原父之弟也

張幾道挽詩

張僅字幾道居萬壽寺橋與碩棠林思皆為王荆公門
下士荆公脩三經義二公與焉幾道登第未幾捐館方
子通作挽詩云吳郡聲名碩與張龍門當日共升堂青
衫始見登華省丹旒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
腸慈母滿頭霜嗟君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至
今誦其詩者為之出涕吳人日子通為方挽詞幾道官
至著作郎

范文正不取燒煉方

范文正少養於朱氏朱南京人文正幼年肄業京學同

舍有病者親為調藥以療病亟屬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者用此術也今以遺子曰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餘年得其子還之封記如故

夜航舡

夜航舡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舡之曲皮日休卷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播酒三瓶寄夜航

俗語

吳人呼來為釐始於陸德明詒我來牟蓋德明吳人也又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始於吳王一首吳王語孫武

子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

方子通詩誤入荆公集

方子通一日謁荆公未見有詩云春江渺渺抱墻流烟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春旗催日下城頭荆公親書方冊間因誤載臨川集後人不知此書乃子通作也

盧發運

公諱秉擢皇祐元年進士第元豐中為發運使其父太中公退老公每歲上計得請歸鄉後師涇原愾辭歸養慶賜手詔慰勉時以為榮

大雲翁

林宓字德祖旦之擢進士身為常州教授在職六年學
者益信服大觀二年大比試決科者四十餘人於是賜
詔曰闕前日賓興之數較其試中多寡常州為最苟
依常格推恩非古人進賢受上賞之意特改宣德郎郡
守日以進賢揭坊名於學之南郡人榮之後除河北路
提舉學事任滿除開封府左司錄居數月浩然有歸志
優詔如所謂公既勇退屏置朝服足不踐州縣舊隱在
大雲坊曰自號大雲翁卒年六十六葬博士塢平生好
占嗜學有大雲集一百卷神宗皇帝聖訓錄一十卷

花客詩

張敏林嘗以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菊為壽客瑞香為
佳客丁香為素客蘭為幽客蓮為淨客酴醾為雅客桂
為仙客薔薇為野客茉莉為遠客芍藥為近客各賦一
詩吳中至今傳播

中吳

平江本吳國在秦屬會稽郡東漢分會稽置吳郡陳為
吳州隋為蘇州大業末復為吳郡唐武德中復為蘇州
乾寧中錢氏據錢塘蘇湖之南悉其奄有後唐為中吳
軍節度皇朝興國中置平江軍節度又復謂之蘇州嘗
為徽宗潛藩遂陞為府

祖姑教子登科

予之祖姑適知泉州德化縣李處道祖姑甚有文讀書

通大義賦詩書字皆過人其子援登進士第乃祖姑所
親教也晚而事佛誦蓮經皆千過嘗問法於圓照禪師
師名之曰守安年幾七十而卒既得疾即屏藥餌書佛
頂呪焚香丸為灰并以燃燈法授援曰我死置灰丸懷
中燃燈如法也因起坐誦大士名號久之而化既小殮
視其手指屈結皆成卵相佛徒嘆服沙門為不可及張
文潛學士為墓志首記其事

范祕丞

范世京字延祖龍圖公之子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應
天府柘城簿和州歷縣令時龍圖公出守四明公亟走
膝下白人子者事親之日少而事君之日多豈忍曠年

失定省邪既而龍圖公捐館扶喪歸鄉垢面跣足晝夜
哀號不絕行道之人莫不嗟惻服除知秀州海鹽縣勸
民孝友睦姻及耕桑之事治聲動浙右熙寧初朝廷銳
意改作召公管勾湖北廣惠倉至京師論不合乃辭歸
舊沿海旁之民間公復來驩呼鼓拊已而有疾乞以本
官歸田里乃卒詔授祕書丞致仕享年四十一公居鄉
與樂圃先生甚厚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徐朝議

徐師閔字聖徒仕至朝議大夫退老于家日治園亭以
文酒自娛樂時太子少保元公絳正議大夫程公師孟
朝議大夫閻丘公孝終亦以安車歸老因相與繼會昌

揚九老此條正見
人徐祐葉參見第
二卷中吳郡後因
程元公程公師孟
里第時太守於
儀亭以時六年
僚舊于其良辰
美京中未置

會昌抄
徐朝議

以於縣果五卷
集詩以信義
洛中二家於
此二家之一
又考吳郡志
分更名者吳
與平亭守郡
與郡之長老
臣家散作叙
老為盧羊黃
程師等鄭方
潤血字徐徐
徐師陶崇大
說與亭山為
既此信中有
與馬光為而
祐葉參在慶
中又先為此
同時人也惟
與叙中不載
因何後抄入
久他人信之

洛中故事作九老會章帖為郡守大置酒合樂會諸老
於廣化寺又有朝請大夫王琬承議郎通判蘇温与馬
公賦詩為信諸公皆屬而和之以為吳門盛事元公少
保和篇云五日佳辰郡政閑延賓談笑豁幽關閭門歌
舞尊壘上林屋烟霞指頤間德應華星臨穎尾年拘皓
髮下霜頽昌花美酒踈鍾永坐見斜暉隱半山方子通
亦有和篇云使君瀟洒上賓閑金地無人畫蔽關風靜
簫聲來世外日長仙境在人間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
吳姬一破頽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章狀
以五日開宴故上詩皆及之

頽夫子

頽長民登元壽二年進士第三子采為孚亦相繼擢高
科采字君用終提舉常平為字仲謙終嚴陵守孚字端
中崇觀間有魁於太學士行其美每試必居前列皆目
之為頽夫子人欲識其面而不可得既登第滕樞密康
許嫁以女尋即下世

信義縣

崑山在蕭梁時分婁置縣號信義屬信義郡大同初分
信義置崑山縣華亭舊為蘇之屬邑或云嘗割崑山
之境以縣華亭今華亭亦有崑山時人嘗以片玉比機
雲兄弟而以此二地崑山縣舊有城古圖經云在縣東
三百步今謂之小城者是也近歲耕者於薦嚴寺田中

齊東野
修元書
十卷
四百吳
郡志同

得城磚甚多及前鏃以同為之識者疑其為春秋時物
今縣之西二十里許有村曰信義如婁縣之存舊名也
俗遂訛為鎮義汴人龔猗仕至殿中侍御史居於是村
之南因挿銀杏枝活時人異之目為遇仙云

李無悔

李無悔名行中本雲川人徙居淞江高尚不仕獨以詩
酒自娛晚治園亭晞醉眠東坡先生與之游後以詩贈
之無悔有讀頴魯公碑詩云平生肝膽衛長城至死圖
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百年空有好壽名又賦佳
人嗅梅圖云蚕眉鴉髻綵金衣折得梅花第幾枝嗅盡
餘香不回面思量何事立多時其詩意尚深遠大率類

此

蠙

吳之出蠙舊矣吳越春秋云蠙稻無遺種又陸魯望集
有蠙志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蠙籩又曰稻之
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繼其所之今吳人謂之
輸芒

大本錢王後身

圓照在靈岩時有一藍縷道人自號同水客往造其室
中守門者莫能過既而圓照屏侍者與語竊聽之者聞
圓照末後一語云汝今幾甲子矣答云八萬四千恒河
沙數甲子圓照云八万四千恒河沙數甲子以前又作

麼生道拂袖而出云錢大錢大又待瞞人也當時疑圓照為吳越後自道人為洞賓

鄭正夫失鶴詩

正夫童時作失鶴詩云久鎖冲天鶴金籠忽自開無心戀池沼有意出塵埃鼓翼離幽砌凌雲上紫臺應陪鸞鳳侶仙島任徘徊其志已不凡矣

黃姑織女

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古老相傳云嘗有織女牽牛星降于此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水湧溢牽牛因不得渡今廟之西有水名百沸河鄉人異之為之立祠按荆楚歲時記黃姑者河鼓也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其

聲為黃姑潘子直云亦猶橐落之語轉呼為橐郎耳鄉人因以名其地見於題詠甚衆古樂府云東飛西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去黃姑織女相去不盈尺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紫黃姑女歌遙相劉筠內翰詩云南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其它不能盡載雖非指此黃姑然得名之由亦可類推祠中列二像建炎兵火時士大夫多避地東岡有范姓者經從祠下題於壁間云商飈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莫對斯人鄉人遂去牽牛像今獨織女存焉禱祈之間靈跡甚著每遇七夕人皆合錢為青苗會所收之多寡持盃

問之無毫釐不驗一方甚敬之舊有廟記今不復存矣

孫績中

孫載字積中其曾祖漢英仕錢氏嘗為蘇州崑山鎮防
遏使故為崑山人公初岐嶷如成人既學為師友所推
譽治平二年進士及第為河中府戶曹更三守皆立威
嚴者公獨與之爭曲直矯不不少下終以此見知或稱
薦之中書檢正官察訪關中辟公為官屬公務飲助之
亦不苟與之合乾祐縣去永豐最遠青苗法行乾祐不
以予民察訪怒移其令檄公往案之公還言邑小民貧
其徒以黍麥博易為生且法之初民未知稱貸於公家
為利今無罪且遷其任用薦者遷官知湖州德清縣公

聽斷精明不專任刑罰開說其是非出於至誠訟有累
年不決者聞公一言感悟相捨去熙寧八年吳越饑獨
縣中熟公勸大家乘時倍糴得米一十餘萬斛明年春
米價騰踴公平其直便糶賴以全活者至不可數計其
他便民者別有十數事德清人至今德公又用薦者遷
官知考城縣官制行換奉議郎其治考城如德清於
田也以景聞縣四鄰皆重法地素饒盜公明賞格嚴保
伍奸無所囊橐一日都監與尉來告盜集境上將以上
元掠近郭至期公張燈與其僚樂飲許民嬉游不禁夜
如故事盜測遂遁去迄公受代亦無復鼠竊者府界提
點薦公于朝他使者亦相繼上公治狀神宗出氏名付

中書蓋劾用公矣未幾除廣東路常平召見便殿以遣之二廣使者春夏例簡出公至則犯隆暑徧行所部宣布德意祐宗即位轉承議郎諸路常平官廢公赴吏部授通判陝州移廣東轉運判官於是公去嶺五年矣更有常不快於公者頗欲棄官公聞而慰留之乃舉焉紹聖初復諸路常平官除公河北西路改知海州已而除沂州興學養士走書幣招禮宿儒為學者師表治務夫體遷朝奉大夫知婺州移濰東路轉運判官又移淮西路提點刑獄徽宗即位遷朝請大夫知亳州言者謂公嘗附薦元祐黨人得提舉杭州洞霄宮即歸崑山日與親戚間里置酒棊奕道故舊為樂任且滿本路使棊等

言孫先朝所選擢名在循吏年雖高精力幸未甚衰願使再任以示優老之意詔從之大觀中遷朝議大夫未幾公亦自上章乞守本官致仕公體素無疾先一月至其先人墳隴徧謁諸所往來者若將別然既亟呼妻子與訣屬以後事問曰早晏盥手焚香即寢而逝享年七十有五葬高景山公天資樂易於吏治尤所長使四路典三大郡咸著循跡每遇物無枝害所至汲引其屬士大夫受薦者至四百餘人多知名且貴顯於世者自少喜讀易慕唐人為詩著易釋解五卷文集五十卷藏于家

王仲甫字明之岐公之猶子風流翰墨名著一時後客
于吳門嘗有所愛往京師為岐公強留之逾時不返因
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筋歸期劃到秋紅錦寄魚
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蠹窺人
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此詩效古
樂府藁砧今何在體人皆愛其巧其歿也丁永州注葆
光祭之有云爽秀藁拔出於天資談經咏史博識周知
文華自得不務競時古格近體率意一揮金玉鏘揚組
繡陸離世俗所得特其歌辭又云生習華貴不見艱巖
徘徊鷗閣出入鳳池乘興南游曠達不羈朝賞夕宴選
勝搜奇擺脫冠裳卻去輪蹄不驚榮辱不■是非擾
見矣

萬緒付于一厄頽然終日去智忘機王公為入於此可

中吳紀聞卷之四

中吳紀聞卷之五

崑山龔明之

唯室先生

唯室先生姓陳氏諱長方字齊之其先本長樂人父侁
字復之擢進士第娶林氏大御且之女大雲翁定之妹
與陳了翁交從甚密了翁謫廣州侁以書賀之至千餘
言由此得罪又嘗從游定夫深得治身養心行已接物
之道故其子亦為道學之士唯室因外家居于步里終
日閉戶研窮經史有壽名萬里客談又有漢唐論俱行
於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群號二陳

姑蘇百題詩

楊循郎中天聖中為長溪令夢中忽作詩曰月俸缺錢
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烟波在欲問何人
買釣磯及寤心潛異之明道初宰華亭俄丁內艱遂家
于吳中樂其風俗之美安而弗遷因寤夢中再作詩於
前定嘗效白體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居吳中既久士風
人物皆深詳之又作姑蘇百題詩每題箋牒其筆墨全
行於世

范祕書

范雎字伯達子之同舍也嘗試禹稷額回同道論先生
見之以為奇作置之魁選遂馳譽於太學者季季以
為模範入館除祕書郎今叅政公即其子也

先生抄本學者

張子韶與周煥卿簡

崑山周煥卿與張子韶侍郎為布衣交相與之意極厚
煥卿有母喪貧不能舉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貶所專所
賫錢銀供其費書詞懇惻讀之令人棘然生敬前輩恤
朋友之難每如此范忠宣公之於石舅卿蘇文忠之
於李方仲同此一念也今錄其書于後以警薄俗云九
成頓首曰候車馬之來乃杳然無耗不勝瞻仰即辰孝
履多福九成此間學生例不受其束脯有信州劉益秀
才在此多時告以公未葬母及未嫁妹許以二百千之
助公今付去半則銀三挺錢二千五百是掩子內角子
有九成親批字紹宗三字及兩頭有如此二字及封即

全遣去親隨兩人便令歸也齋去此物時已焚香對諸
聖願公無障難幸見悉也他節哀自重不宣九成再拜

鰕子和尚

承平時有鰕子和尚好食活鰕乞丐于市得錢則買鰕
貯之袖中且行食或隨其所往密視之遇水則出哇產
鰕皆游躍而去後不知所終

郭家朱砂圓

郭氏本郡中小民所謂林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
以醉之酒仙遷化前數日語郭氏曰疇昔荷相接之勤
以藥一杯為報郭氏以味惡頗難之力強之飲至三呷
而止酒仙自舉而盡遂授以朱砂圓方曰惜乎富及三
世尔郭氏竟售此藥四方爭求買之自此家大富三世
之後絕無有欲之者

陳了翁鱸鄉亭詩

陳文惠公留題松陵詩其末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
屯田郎林肇為吳江日作亭江上因以鱸鄉名之了翁
初至吳江簿嘗為賦詩云中郎亭榭據江鄉雅稱詩翁
賦卒葦葦菜鱸魚好時節秋風斜日舊烟光一杯有味
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間傍
画欄旁了翁筮仕之初已無戀官職之意矣

起隱子

季父諱况字濬之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再遷入館八年

學術文章俱不在人下時同列知名者惟季父與蘇元
老在庭尔當時號為麒麟蘇葉石林俊聲籍甚嘗為文字
交其他所与唱酬者如洪玉父朱新仲王豐甫張敏升
亦皆一時名士用先都官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有文
集三十卷曰起隱集終祠部員外郎朝議大夫季父詩
格清古如詠劉伶云逃名以酒轉名高醉裏張髯罵二
豪日月已為吾戶牖何妨東海作醇醪九日云家高
會錦模糊誰信貧家菊也無多謝東鄰送醅至旋於籬
畔覓茱萸自古誰無九日詩成須道菊花枝直饒無
菊何妨醉野蓼村葵總是題游天峯寺云杖藜高踏半
山雲不見此山知幾春異時人物凋零盡只有青山似
故人午鶚惠安寺云寒食都來數日間顏卿家帖到今
傳此公剛鯁無情煞到得春時也自怜送唐大監云東
門相別又相逢轉覺衰頽一老翁子約重来我方去滿
庭黃葉正秋風古樂府云妖嬈破瓜女爭上秋千架香
飄石榴裙影落薔薇下墻外見鴛鴦双春水塘歸來
情脉脉無緒理殘妝其他如貪山借舫賞嗜酒典琴沽
閑多卷滿新成句懶極床堆未答書客踈閑吠犬庖墮
割啼鷄得句怕難續避人長轉多山色秋難老池光夜
不昏此類甚多

閻丘大夫

閻丘孝終字公顯東坡謫黃州時公為太守與之往來

甚密未幾樹其冠而歸與諸名人為九老之會東坡過蘇必見之今蘇集有詩詞各二篇皆為公作也公後房有懿卿者頗具才色詩詞俱及之東坡嘗云蘇州有三丘到席丘即到間丘

寶嚴院

常熟海虞山有古刹號寶嚴院吳越錢王之子祝髮於此太宗嘗賜御書急就章道遙詠及聖惠方於寺中有浮屠七級極壯麗吳人相傳自京師來泗州僧伽塔為第一此為第二至今尚在

洞庭山

太湖之中有包山一名洞庭常蘇州皮陸唱和詩言洞

庭及蘇子美詩云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皆在吳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周內相洪道嘗折衷二說云洞庭山在吳而洞庭湖乃在荆襄之間地形雖分而水嘗斷也周公之說又本於東坡

方子通紅梅詩

方子通紅梅詩膾炙人口其云清香皓質世稱奇謾作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直教鵬雪無藏處只恐朝雲有散時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范無外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之姪孫贊善大夫純古之子少負
不羈之才工於詩詞不求聞達士林甚推之所居號范
家園亭安貧樂道未嘗屈折於人石監簿存中有園亭
在盤門內嘗往謁之不遇題於壁間云范周來謁石存
中未必存中似石崇可惜南山焦尾席低頭拜狗作鳥
龍方賊起郡中令總甲巡護雖士流亦不免無外率府
庠諸生冠帶夜行首用大燈籠書一絕于其上云自古
輕儒孰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
書生作夜巡郡將聞之亟為罷去盛季文作守時頗媿
士嘗言於元宵作寶鼎現詞投之極蒙嘉獎因遺酒五百
壺并詞播於天下每遇燈夕諸郡皆歌之嘗擢舟訪郭

子高於崑山一日酒酣題於絕頂云萬疊青巒壓巨昆
四垂空闊水天分夜光寒帶三江月春色陰連百里雲
桂子鶴鷺空半落天香僧出定中聞不將此景憑張孟
三百年來屬老文

綽堆避御名緞日

崑山縣西隸里有村曰綽堆故老相傳云此乃黃幡綽
之墓至今村人皆善滑稽及能作三反語

陸彥猷

陸徽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眾推為鄉先生出其
門者如陳起宗徽猷張栻朝議錢觀復郎中皆為時顯
人徽宗即位下詔求直言公因廷對與雍孝聞輩皆力

陳時政關失噶名曰有旨駁放孝聞立殿下叩頭曰陛下求直言有云言之者無罪今詔墨猶未乾柰何以直言罪人衛士怒孝聞唐突以柱斧撞其頰數齒俱落凡直言者盡粹出之大觀末彗星見旋見收復時雍公已不能語止賜六字道號居神霄宮是猷欲赴京師已卒其孫端成字天錫就特奏恩

時上書及廷試直言者俱得罪京師有謔詞云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都來胡道人、招是駭賓至并洛陽年少自訟監宮并岳廟都一時鬧了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少

翠微集

崑山翠微有主僧冲邈年八十有八生平好為詩所著號翠微集姚舜明侍郎嘗贈之詩云僧煢俗年俱老大儒書佛教舊精勤姑蘇一方披緇客四事無如彼上人邑宰蓋嶼亦有讀翠微集詩云聖宗吟哦只九僧詩成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見格老辭清又一人

生老病死

崇寧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而地狹遂即縣學之東隙地以次而為之時以諸生在學而數者相為比隣謂之生老病死

鄰子高

邾僑字子高比部公之子負材挺特與范無外為忘形
友鄉人至今稱之謂之邾長官晚歲自號凝和子崑山
上方有層屋曰翠微子高多游歷山中嘗賦詩云行客
倦奔馳尋師到翠微相看無俗語一咲任天機曲池淡
寒玉橫山鎖落暉情根枯未得愛此幾忘歸訪凌峯賢
上人云步入凌峯閣尋師未歸凭欄寂無語唯見白
雲飛簡公約有素琴堂又為賦詩云素琴之堂虛且清
素琴之韻論杳冥神閣意定默自鳴官商不動誰與聽
堂中道人骨不俗貌臞形端穎瑩玉我嘗見之醒心目
寧必絲桐絃斷續嗚呼靖節已死不復聞成齋相半疑
於文阮手鍾耳相吐吞素琴之道詎可論道人道人德

我語紛々世俗誰師古金徽玉軫方步武虛堂榜名無
自苦

鄭應求相

予年二十時三舍法行與鄭君聘應求同在郡庠應求
精於人鑑同舍皆為其品題嘗見唐輝子明以手附其
腰曰異日金瓊璫無疑矣子明面大發赤一日穎仲謙
過隣齋應求指以示余曰此公能行居官必尚猛乘間
又語予曰吾友乃一壽星頗類應逢原但得其半耳然
亦可銀瓊璫衆皆未以為信後二十年仲謙守嚴陵頗
有挫都之風後三十年子明躋法從後七十年予始拜
牙緋之寵其言無一不驗應求亦甚有文聲

獄山

太湖中有東獄西獄二山吳王於此嘗置男女二獄楊
備郎中詩云雷霆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鎖翠微髣髴
鄴都叢棘地岩扉應是古園扉

王學正

王彥光察院之伯祖諱偉字康國居太學有聲鄉人謂
之王學正識與不識皆尊敬之有堂名逸野以累試不
利日遊適其中讀書自娛其持身治家甚嚴鄉中率以
為法彥光自幼知讀書乃學正公之訓也生平無子葉
大年挽之云書劍當年游上都賢關垂篆校諸儒文華
燦之九苞鳳俊氣駸千里駒妙質競誰揮聖澤白頭

空此死樵蘇遺編殘稟應猶在搔首令人益嘆吁又云
遺文膾炙在吾鄉賦罷誰能少薦揚聲迹有妻先夢蝶
行藏無子付緝方雲蘿烟夢新泉宅秋月春花舊野堂
交信彩牋真翰墨幾人知為寶巾箱逸野堂至今尚存
王氏舉族祀之不絕

范文正為閻羅王

曾王父捐館至五七日曾王妣前一夕夢還家急令開
篋笥取新公裳而去因問之曰何忽促如此荅曰來日
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問范公何為尚
在冥間曰公本天人也見司生死之權既覺因思釋氏
書謂人死五七則見閻羅王豈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為

此官邪

吳縣寇主簿詩

石林居吳下一日至閭門於小寺中壁間有題一絕云
黃葉西陂水湯流蘧蔭風急一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
人語鷄聲共一丘石林極愛之但不書其名氏曰問寺
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寇名寶臣徐州人
善作詩或從後山先生學其源流有所自來矣

盤溝大聖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禱祈置之
掌中吉則拜凶則否人皆異之推所從來乃盤溝村中
有漁者嘗遇一僧云何不更業漁者云它莫能之僧云

吾教汝塑泗州像可以致富漁者云人不欲之則奈何
僧云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与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
售之直亦以千錢為率漁者如所教競求買之果獲千
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豈非僧伽說此以度人耶

魏令則侍郎

俱

魏憲字令則與其弟志則有聲太學號熙豐人才徵廟
朝為東臺御史入侍經幄論思獻納為多又代言西掖
得溫厚雅正之體遷吏部侍郎久之除顯謨閣學士知
明州建炎初召赴行在季父禮部送之詩云炎祚無疆
越萬齡如何喬虜尚憑陵中興事業須王導撥亂歸鈴
要孔明劇盜已分齊鉞定端星行指泰階平呼韓朝漢

非難事好繼當時丙魏聲

圖經刊誤

舊圖經云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塗松岡徘徊岡福山岡並在
吳縣界今次第而數之其上之四屬崑山下之三屬常
熟言其地之遠近與吳縣大相遠絕續圖經曰太和官
在盤門之外其地唐相畢瑒之別業也切詳畢瑒未嘗
為相為相者乃畢誠也瑒與誠兄弟也

草腰帶聽聲

元豐中姑蘇有一瞽者號草腰帶善揣骨聽聲一日至
父呼至其家以祖姑聲凶禍福知之云此婦人他日必
以夫而貴但出適時事于朝廷時祖姑已許嫁顧濟夫

夫以其語不
報省榜者王父亟出問榜首姓名云無為人焦蹈既入
若
嗟惋不已王父恠之因問曰知此人聲骨否曰
熟知之王父曰官職如何曰不能食祿安問官職也眾
皆為焦已為大魁術者之言必謬經旬有自京師來者
云揭榜後六日焦已死矣祖姑在曾王父服中顧以欲
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朝
得旨方成禮其言無一不驗

壓雲軒詩

崑山翠微之上有亭曰壓雲軒邑士胡清嘗賦詩云誰
建危亭壓翠微画簷直與莫雲齊有時一片巖隈起帶

與老僧山下歸軒旁有小柏數株又賦詩云栽旁岩隈
未足看謂言斤斧莫無端它時道入輪材手不獨青
保歲寒後有一文人作浙漕因到山中見之大喜尋訪
其人厚禮以待之既憐其貧遂給官田胡由此致富

翟忠惠

翟汝文字公巽其先本南徐人後徙居常熟紹興初為
叅知政事卒門人謚為忠惠先生其文章甚古所作制
誥皆用尚書體天下至今稱之自宣政以來文人有聲
者唯公與葉石林汪浮溪孫蘭陵四人耳孫嘗自評云
其之視浮谿浮谿之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忠惠
亦然識者以為確論公素儉雖身歷兩府奉養甚於貧

士一日祐客未飲時與客論近世風俗侈靡燕樂之間
尤甚因正色言曰德大於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
於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
已而果以惡草具進公在翰苑時禁中新創儻儀有旨
令撰文是日辰巳間中使送稿日至午後丞督索進呈
數篇既立就而文法且極高古石林乃謂公文極難得
在西掖時以草詞遲罰銅又在試院議策題以冗官為
問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入樂仕進可為朝廷慶
者一可為有司慮者二石林頗怪之予切謂公之文正
不當以遲速論當視其得意與否耳策題雖止四句實
佳作也

白雲泉

天平山有白雲泉雖大旱不竭或云此龍湫也唐刺史
白樂天有詩云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閒何
必奔衝下山去更添波浪在人間蘇子美嘗至山中為
賦長篇范貫之亦有和章

請三命

請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陰陽山林之術善函無不奇驗
好食活鷄已就死者則却而不食人欲其卜葬必以數
十活鷄自隨聞其聲咿然則食之愈喜率以是為常後
享高壽而死及焚屍有五色舍利自舌本涌出垂家痛
丘墳乃其所擇也葬之明年有偃松生其上

范文正詞

范文正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剔銀燈皆寓勸世
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
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
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延悻只有中間些子
身身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回避

臞菴

吳江王侑文孺自號臞菴嘗築圃於松江之側方經始
時文孺下榻待余延留數月見貫勸作址計三百萬錢
園成極東南之勝後湖蘇養直嘗賦詩云王郎臞菴摩
詰詩烟花遠舍江遠離石渠東觀了無夢筆床茶竈行

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甫里顧有今天隨灣頭鱗舍豈
著我請具簞笠懸牛衣又為文孺賦草堂云笛弄松花
明月簞披笠澤歸雲若話青霄快活五侯何處如君

蠡口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故老相傳云
范蠡破吳辭越乘扁舟游五湖潛過於此遣人馳書招
文種大夫自此名之楊備郎中詩云霸越數名聞世才
五湖煙浪一帆開猶防烏喙傷同輩此地復惟史種粟

蛇化為劍

干將墓在今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耕其旁忽見青蛇
上其足其人遽以刀殲之上之半躍入草中若復甘身

徐觀其餘乃拆劍也至莫欲持歸亦不復見方子通有

詩具載其事

衛月山曰華錄云匠門外干將墓土人取作竈無蟬娘竈鷄

賈表之

賈公望字表之丞相昌期之孫青之子頃倅平江時朱
勳父子方出入禁中竊弄權柄一時奔競之流爭持苞
苴唯恐無門而入賈獨疾之甚嘗有詩云倏忽何六十
萍蓬無柰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傾
邪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其志尚亦足嘉矣

勳之子為浙西路分有賜帶之寵賈亦同時衣

金紫服旦日適相會於天慶朱虞兵見賈所佩魚
熟視之賈勵聲叱之曰此是弟乃得來非緣花石

之故左右皆錯愕朱甚誦之為其所擠賈竟停任

易承天為能仁寺

宣和中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以聖為名者並行禁止又給事中趙野奏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為名悉合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為稱者切慮亦當禁約其後又有以龍王皇玉字不當言者亦請遏絕前後共禁八字遂易承天為能仁其他觀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改則重加之罪雖橋梁有為龍形者亦皆鑿去之太學同舍陳朝老語余曰此無君無天之兆甚可畏也季父一併與守曲意奉行忌取諸寺觀歲經命剪去所禁八字未幾而太守卒

章戶部

章細字伯成莊敏公之子莊敏教諸子甚嚴恐其繼肆閑覆一書室中故緯與諒皆中第而亦甚有文季父禮部取緯之姪女名為校書郎日緯以詩餞之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隋柳綠相迎之句孫仲益甚喜之晚年詩律益高清真雅健得唐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終戶部郎中

王教授祭學生文

慶曆中郡學既建養士至百負亦有自他郡至者建陽二江忘其名肄業未久其季忽感疾而殂時王逢會之為教官率同舍祭之云維慶曆七年歲次丁亥七月甲戌朔初六日己卯蘇州學教授王逢率在學同舍謹

忘其名三字抄本

以香酒果實致奠化冥紙告祭于學生建陽江君之靈
人曰動物尔氣完則在氣散則死生與死吾不得而知
也惟是生者有名教存焉得以異諸物善而夭為得不
死惡而壽為不幸子年尚少徒步數千里旅吳學以道
義為身謀於善無所負今天去吾得謂子不死矣夫旅
而无無親戚左右為之助者有之今子兄在焉啓而手
足比無助者為多同門生幾百員為子哭不為孤其亦
善德之召與子魂氣何所之吾以子有死生之別旅櫬
舉而望涕不知其所從哀哉尚饗

沈元叙滄浪亭詩

蘇子美獨步游滄浪亭詩云花枝低歌草色齊不可騎

入步是宜有時載酒只獨往醉倒唯有春風知紹興初
崑山沈東元叙嘗游其亭賦詩云草蔓花枝與世新登
臨空復想清塵只今唯有亭前水曾識春風載酒人程
致道與張敏林游滄浪詩有云醉倒春風載酒人蒼髯
猶想見長身試尋遺址名空在却咲張羅事已陳皆寓
感嘆之意

中吳紀聞卷之五

翟超

崑山弓手翟超數以勇力奮而酷嗜金剛經晝夜誦之不輟邑有盜
尉責其巡警失職撻之退而憤然曰他人被盜而我乃受杖不復還
家坐於一廟中誦經達旦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忽若有悟遂棄俗
而投禮東齋謙老名之曰道以俄為僧見慶日明因行脚江西途中
遇帑無懼色帑馴伏其旁遂巡引去晚注金剛經超乎言句之外名
禪老衲皆以為不可及其後圓寂之際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柳
栗縱橫妙處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震今奠於
山中

葉氏抄
本多此
一條在
第卷
中

中吳紀聞卷之六

崑山 龔明之

西樓詩

紹興中郡守王暎顯道建西樓賦詩者甚衆獨耿時舉
德基為擅場其詩曰西樓一曲舊笙歌千古當樓面翠
娥花發花殘香徑雨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
壯天迥欄干夕照多四百年來無妙手要看風物似元
和德基他文稱是居太學久之不得一第而死惜哉

郭仲達

郭章字仲達世居崑山自幼工於文游京師太學有聲
因歸鄉省親作詩別同舍云蘇水年來屬未涯羞騎款

段出京華漲塵回旋風頭緊綺照支離日脚斜掠過短
莎驚脫兔踏翻紅葉闌歸鴉不堪回首孤雲外望斷淮
山始是家俄又賦一篇云也知隨俗調歸策却憶當年
重出關豈是長居戶限上可能無意馬蹄間中原百變
知誰運今日分陰敵自閑倘有寸功禪社稷歸來恰好
試衣班其詩傳播一時後以守城息拜官被知己薦屠
帥幕久之官至通直郎卒於京師年四十餘無子

凌佛子

凌指字明甫與余同肄業郡庠誠實具君之子也紹興中
為正言上疏論秦氏親黨因緣得科第有妨寒素遂取
之路公論甚與之累遷至吏部侍郎後以敷文閣待制

通議大夫致仕年八十餘而卒公處已以謙待人以恕
雖身至後班不啻如寒士非時未嘗輒至郡中終年無
一毫干瀆書室之前有一茶肆日為群小聚會之地公
與賓客談話甚苦其誼遣介使之少戢已而復然公不
與較因徒以避之其長厚類如此人目之為凌佛子

崑山學記

程詠之宰崑山其政中和有古循吏風嘗脩治縣庠張
無垢為作記欲鐫之於石或謂無垢記此以諷朝士尋
即已之今橫浦集亦不載因附見于此右通直郎知平
江府崑山縣事程公詠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生之
姪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浙間為

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有社壇齋廳掩蔽于前氣味不歸乃移於社壇之西闢其門壇廣袤十餘丈又以東隅建學門週植槐柳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廡鼎一一新遇月旦則率縣官詣學諸生學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賁之於乎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于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願以其所聞者明以告我之將有以大之余曰吾老矣少抱未疾舊學荒落願何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擇焉竊嘗以謂學者當以孔子為師孔子為師當學孔子之學非為博物洽聞絺章績句高自標矚視四海為無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當至將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當記三篋於渡河賦萬言於倚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不如是孰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掬溜播洒之說孟子徐行後長者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謂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如陸淳博如許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宸而事實憲而附王封文此吾儕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為何如其不然當明以教我

王綸字唐公秦正懿王審琦五世孫建炎中為御史中丞虜犯維揚車駕南渡公扈從以行東宮初建以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師未幾拜參知政事力丐奉相御書霖雨思賢佐一聯以賜之紹興七年薨于崑山僧舍六十四謚和子咳公為人剛正有守立朝無所阿附宣和乙巳策士于庭公為詳定官多取議論剴切者置甲科建炎己酉虜寇深入公具陳攻守之策宰相不以為然已而虜犯維揚終無策公自建康扈從至臨安道由鎮江從容奏陳之東以忠諫被誅此其鄉里也即命賜其家官其子車駕幸會稽時韓世忠邀擊虜寇歸時於揚子江公議遣兵追襲俾與世忠夾擊之同政者議不合

遂求去公雖為執政其家貧甚每以祿不及親自奉儉薄仕宦二十年無寸椽可居自奉祠後寓崑山惠嚴僧舍蕭然一室服食器用無異於寒士天性仁孝賙恤姻族無所不至俸入之餘買田贍給其孤貧者又為之畢婚冠喪葬平居無他嗜好惟讀書為樂其文溫潤典雅深於理致於死生禍福之說尤所洞達其寢疾也家人召醫且欲灼艾公曰時至即行留連無益薨背前二日書戊戌字示左右屬續之日果戊戌也其前知如此公所繫述有內外制四十卷奏議三十卷進讀事實五卷論語解三十卷孝經解五卷羣史編八十卷內典略錄百卷

顧景繁

与施宿或子同注蘇詩即其人

顧禧字景繁居光福山中其祖沂字歸聖終麟州太守其父彥成字子美嘗將漕兩浙景繁雖受世賞不樂為仕閉戶讀書自娛自號漫莊又號癡絕嘗注杜子美詩其他著述甚富所與交者皆一時名士鄙易張縉微彥實擴以詩聞天下景繁結為一社與之唱酬今張集有送顧景繁輶歸浙西詩云墻頭飛花如雪委墻根老柳絲垂地春正濃時君不留山路曉風鳴馬箠濤江入眼浪千尺想見吳儂問行李田園久荒慢檢校親舊相逢半悲喜行朝諸公訪人材故人新賜尚書履袖中有榮則可陳君六日行聊尔耳又他詩稱譽景繁不一如云

顧侯風味更嚴苦家貧鬪辦三韭菹龜腸撐突五千卷底用會莖箋虫魚又云虎頭文字逼前輩來顧蒙分尺素天閑老驥日千里何用塩車追蹇步景繁隱居五十年享高壽而終子美除漕到蘇遺過南峯山拜先都官墓都官子美之外祖也尉護送

至山中親題亭亭之壁予觀景繁為中表

慈受禪師

慈受禪師深老靖康間往靈岩學徒甚尊之平生所作勸戒偈頌甚多皆有文法鏤板行於世嘗自為真讚云自顧箇形骸舉止凡而陋只因放得下觴事皆成就醜醜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銷融是故名慈受孫仲益作守時因上元命之陞座慈受舉似云靈岩上元節

且與諸方別只點一椀燈大千俱照徹也不用添油光明長皎潔雨又打不濕風又吹不滅大眾必竟是甚麼燈教我如何說時高峯瓚老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賞月書一絕寄瓚老靈岫高峯咫尺間青松長伴白雲閑今宵共賞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師名

蔣侍郎不肯立坊名

胡文恭公守蘇蔣公希魯將致政歸文恭公頃為諸生嘗受學於蔣因即其居第表為難老坊蔣公見之愀然謂文恭曰此俚俗歎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即徹去文恭公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嚴乃資其嘗獲芝草之瑞改為靈芝文恭公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德蓋人所畏而其識如是固無足疑非吾所及也

孫郎中

孫緯字彥文擢進士第仕至尚書郎為人誠朴好以俗下語為詩文而多近理秦師垣生於蠲月二十五日嘗獻壽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鬚髯長似綠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竈時師垣甚喜之公精於本朝典故及臣室大家名系世次無不通曉嘗著本朝人物志行於世

潘悅之侍郎

潘允字悅之操履甚正鄉人皆尊敬之徽宗朝為中書

舍人遷禮部侍郎與先君子甚厚常往來於滄浪之上
飲酒賦詩延款竟日悅之無子嫉民贍工於詩與季父
唱和成集

南北章

章氏本建安鄒公之裔後徙于平江者有二族子厚永
相家州南質夫樞密家州北兩第屹然輪奐相望為一
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

余良弼占卦影

余仔字良弼三舍法行與余皆肄業郡庠又以同經聚
于一齋良弼試上舍義題自假樂君子顯令德至于
祿百福子孫千億良弼反覆用天人之說遂中高選既

貢京師道由南徐訪一日者撰著得卦影畫文書一軸
書天人二字於其上下書兩甲兩癸又畫二雁一入雲
中一為箭所中日者云此文書二十年後可復用良弼
以為不然既試南宮果不第退舍而歸累試皆蹉跌後
罷舍法赴省義題與預貢時不少異即欲盡寫舊所作
同舍曉之云文格與今不同矣用之必不驗良弼深以
卦影之言為信竟書之不易一字鄉人用新格者俱見
黜獨良弼之得廷試計撰著時適滿二十年之數

王彥光

王葆字彥光擢宣和甲辰第崑山自邦正夫登科後有
孫積中積中後六十載無有繼之者彥光擢第時吳昉

博士造為邑宰有致語云振六十載之頽風貫三千人
之餘勇紀其實也紹興政元天子廣開言路講求賢良
等材彥光時主麗水簿慨然上疏陳十弊皆切中時病
其末以儲嗣為請語尤切直至謂仁宗時中外無事海
宇宴然而范鎮等為國遠慮其所納忠急在此况當
今日國步多艱人心易動強虜未靖群盜陸梁天下之
勢危若綴旒而申觀之崇未聞流慶中外惴恐此為甚
急願陛下為宗廟無疆之計廣求宗室之中仁明孝
友時論所歸者歷試諸事以係人心執政讀而奇之彥
光素為秦益公器重和議既定梓宮及太后皆還彥光
時主宗正寺簿上書於益公僅三百字大意謂古宰相

功業之盛無如伊尹周公究其終始之言伊尹過周公
遠矣方其相成湯輔太甲其功無與比當是時遂思復
政於君而啓其告歸之意今咸有一德之書是也周公
則不然夾輔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時可以告老矣而
卒不之魯故其後有四國流言之禍今欲為伊尹乎欲
為周公乎惟閣下所撰益公得書頗喜久之除司封郎
彥光既丁內艱服闋舊職一日益公語彥光捨待告
老如何彥光曰此事不當問之於某益公曰他人不敢
言以公有直氣故問之嘗記紹興八年某為宰相時嘗
以書勸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彥光曰果欲言
老不問親與躡擇其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

下生民之福益公默然俄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
益公薨出知廣德移漢州終浙東提刑彦光歸鄉教諸
後進終日論文不倦其所成就甚衆所學最長於春秋
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兩卷萬姪嘉彥登第參政范公
嘗作公挽詩云喻蜀三年成還吳萬里船雲歸双節後
雪白短檠前百世春秋傳一丘陽羨田浮生如此了何
必更凌烟日者悲離索公乎又杏冥門人辨韓集字全
得帶經此去念築室空米間過庭路遙人不見千古注
松銘

彦光鑒裁甚精李樂菴為布衣時流落兵火之餘
一見以為佳士妻以女弟今參政周公初登第時

愛其博洽即納之為壻二公尋即榮遇而又學術
氣節聳動當世人於是服其知人至非從其學者
亦能第其利甲之先後無一不如所期至今言其
事者莫不稱嘆以為不可及

狀元識

穹窿山在城之西里老相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
夕聞有風雨聲旦視之果有石自東而移西者淳熙
辛丑黃子由遂魁多士萬亭雖去崑山不遠舊無潮汐
紹興中方有之猶不及二十里外李樂菴嘗見一道人
云潮到夷亭出狀元後以此語葉令子強回作問潮館
識其語今已過夷亭矣但未知於何時然潮汐起於崑

山邑人必有以當此議者

四幡之助

大父自甲子既周之後遇生朝則捨幡於寶積寺刹柱
歲率以為常時曾王妣之越上留其壻顧沂大夫家大
父往省之夜宿於蕭山渡繫舟於一古柳之下終夕為
之安寢拂曉舟師大驚四顧皆巨浸舟齊於木之秋須
臾水退獨免漂溺是夕王妣夢艤舟之地有四黃幡覆
其上方有疑於心王父既歸言其事因屈指計之已歷
四生朝矣

吳仁傑云龔浩字子正往蕭山訪顧沂舟值水發
比到家其妻云向夢有黃幡六首罩一舟龔問其

日正水發之夕也蓋嘗以生朝施二幡於承天寺
不染塵觀音殿凡三歲矣適如夢中之數云

按吳氏感應錄所記微有不同當以此說為是然
不染塵觀音殿乃是在城報恩萬壽寺今北寺也

樂菴

樂菴在崑山之東南六七里李公彥平游息之所也公
本江都人紹興初避地居此嘗為漂水宰以德化民四
年無犯死罪者刻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事除知温州
未行擢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官遷樞密院
檢詳時宗屢引見僧徒讓性空之理一日因對論及禪
宗公奏曰昔周公亦坐禪上愕然公徐曰周公思兼三

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非坐禪而何陛下誠能端坐而思所以愛人利物之道即坐禪也何必他求乎俄以引年掛其冠而歸遂即菴廬而居之自號樂菴安叟居年餘上愛公精力不衰詔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壬辰貢舉因革去險怪之習文體為之一變而所得多一時名士因上疏論后戚不當居樞筦之地遷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復上請老之章時王仲希昌行為右正言亦力彈之莫濟子齊為給事中不書黃周洪道直學士院不草制皆遭遷逐布衣莊治嘗作四賢詩公道學精通且樂於教學者嘗誦康節語以告人曰學為人之仁學為人之

事所以教人者率不外於公中年以後絕欲清修唯一蒼頭給事年幾八十視聽言論雖少年有所不及菴之左右皆植脩竹經史圖書滿室忽旬餘不食屏醫却藥終日燕坐一夕親作手簡編別親舊仍命其子不得齋僧供佛書訖倏然而逝所著文章甚多號樂菴集又有易說語孟說若干卷

吳江詞

建炎庚戌兩浙被虜禍有題水調歌頭於吳江者不知其姓氏意極悲壯今錄之於後平生太湖上短棹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簑銀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鱸新鱸

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長豈謂今日識兵戈欲瀉三江
雪浪淨洗胡塵千里不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泪隨清
波

徐望聖

徐師回字望聖師閔之弟嘗為南康太守作直節堂蘇
黃門為之記以為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一為物所撓雖
松栢竹箭之堅不能自保惟杉能遂其直求之人蓋不
待文王而興者黃門未嘗以言假人其推重公如此乎
閔中孫林毓曾孫藏

羊克貫

羊克貫舊與子肄業郡學其為人好崖異且狼狽一
同舍對牀劇談克貫偶以言侵衆遂相率聯句戲之云
彼羨羊克貫彎角向天口內餐荷葉尻中放瑞蓮細
毛堪作筆麕毳可為氈子貢雖曾愛齊宣不見憐其它
不能盡記克貫見諸公更相應荅機鋒甚銳遂哀鳴不
已自是處衆和易待人亦有禮諺所謂菱角鷄頭之說
信矣

蘇民三百年不識兵

姑蘇自劉白韋為太守時風物雄麗為東南之冠軋符
間雖大盜蠶起而武肅錢王以破黃巢誅董昌盡有浙
東西五伐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錢氏常順事中國
本朝既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

抄本徐望聖
前多翟超一條

蓋自長慶以來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承
平時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
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大觀中樞密章公之子縱為
蔡京誣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即吳中置獄連逮千
餘人遣甲士五百圍其家鉦鼓之聲晝夜不絕俗謂之
聒囚鼓州民目所未覩莫不為之震駭獄既不就又遣
三御史蕭服沈疇姚名忘其重按其至也人皆自門隙中
窺之不敢正視識者已知非太平氣象故其後有建炎
之禍方章氏事未覺時城中小兒所在群聚皆唱云沈
逍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

之彞老

之彞老外岡楊氏子名則之字彞老嘗學詩於西湖順
老學禪於大覺璉禪師詩號禪外集禪學有十玄談叅
同契俱行於世嘗作早梅詩云數萼初含雪孤清画本
難有香終是別雖瘦亦勝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
朔風如解意容易莫吹殘又雪霽觀梅詩云荒園晚景
斂寒烟數朵清新破雪邊幽艷有誰能畫得冷香無主
賴詩傳看來最畏前村笛折去難逢野渡船向晚十分
終更好靜兼江月淡娟

紀異

盛章季文作守時難樓一夕為火所焚有得其煨燼之
餘者欲析而為薪見其中有大吉二字遂聞之於朝又

郡學有一立石中夜光起教官言於州因作瑞石放光
頌亦奏之又大成殿一夕忽為雷擊其柱火光異常東
壁額上遺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
置之中庭詰朝視之無有矣

朱氏盛衰

朱冲微時以賞賣為業後其家稍温易為藥肆生理日
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既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亦
能以濟人為心每遇春夏之交即出錢米藥物募醫官
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賙之又多買弊衣擇市嫗
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諸延
壽堂病僧日為供飲食藥餌病愈則已其子勗因賂中

貴人以花石得幸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綱九林園亭
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之竒怪者悉用黃紙封
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有在仕途者稍拂其意則以違上
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如帝花綱經從之地巡尉護送
過橋梁則徹以過舟雖以數千緡為之者亦毀之不恤
初江淮發運司於真揚楚漣有轉般倉綱運兵各據地
分不相交越勗既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舡充御前綱以
載之而以餘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而轉般倉遂廢糧
運由此不繼禁衛至於乏食朝廷亦不之問也勗之寵
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即居第創雙節堂又得徽廟御容
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勗嘗預西宴徽

宗親握其臂與語勸遂以黃縑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
舉弟姪數人皆結姻於帝族因緣得至顯官者甚衆盤
門內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綵為幙帟帶
覆其上花標其名以金為標榜如是者里所園夫畦
子執精種植及能疊石為山者朝糶負擔暮紆金紫如
是者不可以數計圃之中又有水閣作九曲路入之春
時縱婦女游賞有迷其路者老朱設酒招邀或遺以簪
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一日勸敗檢估其家貲有黃發
勾者素與勸不協既被旨勸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駢
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圃所
謂牡丹者皆斫以為薪每一扁榜以三錢計其直勸死

又竄其家於海島前日之受誥身者盡禿之當時有謔
詞云做園子得數載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愛時將介
保義耐勞反做了今日殃官詔書下來索金帶這官誥
看、毀壞放牙笏便擔屎擔卻依舊種菜又云疊假山
得保義幘頭上帶省百般村氣做模樣偏得人憎又識
甚條制今日伏惟安置官誥又來索氣不如更疊个盆
山賣八文十二初勸之進花石也聚於京師良嶽之上
以移根自遠為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即槁瘁時欲一
易之故花網旁午於道一日內宴譚人目以諷之有持
梅花而出者譚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物也應之曰芭
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以芭蕉答之如是者數

四遂批其類曰此某花此某木何謂俱為之芭蕉應之
曰我但見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為之少破太學
生鄧肅有進花石詩大寓規諫之意至今傳于世

徐稚山

徐林游定夫先生字之曰稚山紹興中坐趙忠簡公所
引忤秦丞相意罷宗正少卿又以前任江西運使日嘗
按秦之妻弟王昌秦婦大街之俄有將兩浙漕節者密
受諷旨誣劾公譏議均田良法安置興化軍秦死放還
除戶部侍郎事載紹興正論

無菴

崑山陳氏子名法全棄家從道川為僧參請勤至一日
行靜濟殿前偶撞其首於柱間忽然大悟旁觀者見其
光彩飛動而全自不知也自此遍走山林道價日增後
住湖州道場山號無菴

結帶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結帶巾否則以違制
論士人甚苦之當時有謔詞云頭巾帶誰理會三千貫
賞錢新行條制不得向後長垂與胡服相類法甚嚴人
盡畏便縫闊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太學先輩被人叫保
義

周妓下火文

崑山有一名倡周其姓後係郡中籍張紫薇作守時周

毛云目錄作稚
山而卷一楊忠
一則仍作稚

忽暴死道川遠訪紫微公曰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眾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怪爾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眾還知歿故某人向甚麼處去向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芳草渡頭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與君一把無煙火燒盡千愁萬恨心

諧詼

鷄冠花未放狗尾葉先生

朝葉廣文

三間草屋田中舍兩面

皮羶馬轡丞

田馬相詼

自冬瓜少獺猶施粉甘蔗無才也著

非猜護

婦人富對丁中散

數行文字那个漢書一簇人烟誰家莊

子筵上枇杷宛類無聲之樂草頭蚱蜢猶如不繫之舟
醉公子酉生年九十柳青娘卯生年十八鏡上故錢銅
聲相應馬前斷事鞍上治民鉏麈觸槐死作木邊之鬼
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滕達道與鄭毅夫對

思韓記

韓正彦字思德魏公之猶子嘉祐中知崑山縣崑山號
為難理而公能以靜勝囹圄為之數空狴石堤疏斗門
作塘長七十里而人不病涉得膏腴田百萬頃部使者
以景上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三萬從近便輸於縣造
塘餘材為倉廩以貯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留生為立
祠作思韓記銘諸石

徐氏安人詩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詩大不類婦人女子所為其筆墨
畦迳多出於杜子美而清平冲澹蕭然出俗自成一家
平生所為賦尤工有一文士嘗評之云近世陳去非呂
居仁皆以詩自名未能遠過也有詩集傳於世

吳中水利書

宜興士人單諤嘗著吳中水利書其說謂蘇湖常三州
之水潴為太湖之水溢于松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
吳江岸界於松江太湖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湖江東
則大海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道遂築北隄橫截江流
五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州之田又

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汚■菱蘆叢生沙泥漲塞
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今為民居民田矣雖
增吳江一邑之賦而三州之賦不知反損幾百倍邪今
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
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
通糧運隨橋欲開菱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蠟安
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減
元祐中東坡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

庫寅歲假義門師授本抄錄於汲古閣刊本迄今二十年矣復得是
本對勘間以己意是正師云毛晉季從崑山葉九來借得舊抄本乃
其先文莊公某竹書所藏故物開卷有文莊名字及銜三印卷末一
行云洪武八年送盧公武假本錄傳此書始自武訪承授定後出
於世同色錄傳之本宜其可從是正今是帙乃弘治間刻本自不如
洪武初物錄原本特視汲古禁行者勝遠矣雍正庚戌吳昌記



右中吳紀聞六卷凡二百二十五齣宋宣
教郎龔希仲撰及其子昱所敘行實附後
熊之外王父王君家所藏前後散脫數紙
先大父錄本以傳先大父既歿熊於外家
始觀元本缺帙比前甚多其後從人搜訪
綴輯竟無此書今年冬會周君正道於吳
城寓舍偶及此事周君以錄本見示所存
二百條其餘亦皆缺失遂得校正增補尚

恨未完噫淳熙九年即今纔二百年而書
僅存于世先大父之卒已二十餘年猶未
獲其全非區區留意郡志此書將泯沒而
無聞矣士君子著述將垂不朽其傳之難
必也如此豈不可惜哉因為記其大略以
示來者至正二十五年二月之吉武寧廬
熊記

